

李涵秋

第一名著

社會小說

廣陵潮

第十集

上海震亞書局

版

潮陵廣 (十集)

(江都李涵臥著)

第九十六回

巧結合新郎被
辦是非敗子回頭

雲麟本來是個散淡慣的人。偏偏遇着伍家的喪事。自己又生了兩個兒子。接着又是母親秦老太太的六旬大慶。接二連三忙個不了。把個身體累得困乏已極。雖說不得積勞成疾。但是逢進飲食的時候。總是懶懶的。夜間又不十分好睡。身體不覺漸漸消瘦起來。柳氏紅珠均非常着急。屢次勸他去就醫診治。無如雲麟只是不肯說。我本來沒甚大病。祇須靜靜的休養幾天。就會好了。若說請醫診治。現在揚州的醫生。靠得住的甚少。設或吃錯了藥。恐怕小病變成大病哩。因此終日在家上侍父母。下撫妻兒。十分快樂。但病終不能去身。雲老太太起先到也不甚覺察。還是黃大媽看出來說。麟相公爲什麼瘦得這個樣子。畢竟身體有什麼不甚舒暢。秦氏老太太聽了這話。忙喊着麟兒。麟兒雲麟。

忙跑到母親面前。秦氏老太太拉着他的手，細細對他看了一看，覺得他精神蕭索，不似平常活潑，並且面龐兒果然瘦了許多。就說：「我的兒，你怎麼有了病，也不聲響？醫生也不請來看一看，倘若弄出大病來，怎樣好呢？」雲麟笑道：「娘，孩兒也沒什麼大病，不過覺着懶懶的，罷哩，斷不至有意外的事情。」娘句放心罷。秦氏老太太道：「你們小孩子家，懂得甚事？病的起頭，自己往往以爲不會覺着，看得很輕，等到自己覺着已經來不及了，就自己也須珍重些，不可胡鬧。你也是有孩子的人了，那醫生也要看看你們，是已經長成的人，本來我也可以不管。不過我看你和兩個媳婦都嗎虎虎，所以我也不得不說了。」雲麟忙陪笑道：「娘，你老人家不要着急做兒子的格，外當心着就是了。」正說着，只見看門的進來，回說：「做醫生的朱成謙來了。」雲麟笑道：「娘，你看我不去找醫生？醫生自會來找我。我的病不會好也要好了。」說得秦氏老太太也笑起來。慈母孝子家庭景語真情。雲麟出去會晤朱成謙，相見之後，朱成謙說：「我們有好多時不見了，今

日特來春約至朝陽樓小叙。雲麟道這個時候朱先生門診正忙。如何有這般閒空。朱成謙道我現在的事比門診還重要些。雲先生是向來幫過我得忙的。這一次非求雲先生幫忙不可。但非一時可以說得清楚。所以我們先到朝陽樓再談。雲麟道這事真不巧了。我自從家母慶生日之後已經病了好幾天了。胃口不佳。精神疲倦。所以在家靜養。實在不願出門。朱成謙笑道雲先生太客氣了。醫病是兄弟本等雲先生有病不但說到兄弟醫室裏來是應該效勞。就是派人來招呼兄弟一聲也是馬上就到的。受人求者常驕人求人者常媚不是兄弟誇句口說像從前初懸牌的時候遇着病人來求診心裏尚虛恐怕開錯了方醫錯了病不免把那望聞問切四字臨時試驗一下。近幾年來看病的人越發多了。我的試驗也越發準確了。每逢診脈真有手到病除之效。人說醫生須重經驗。真是不差。醫生經驗愈多招牌底下死鬼愈多雲先生我且給你開個方子試試看。包管你服上一二劑就好了。雲麟也就有意無意的請他開了一個方子。

潮 陵 廣

心裏要想不出去無奈朱成謙逼着只得同他出門僱了車子到教場朝陽樓這時候尙早吃茶的人不多兩人就揀一張臨窗的桌子坐下泡茶之後兩人談得入港雲麟先問朱先生究竟要委我幹什麼事呢朱成謙道不瞞先生說我的厄運真多着哩我就醫生這一事說起來從前原不過騙人一碗飯吃那落脫窮途你雲先生是知道的後來到了上海因把事丟了那知去了幾年一事無成垂翅歸來依然故我不得已仍舊把這塊舊招牌掛上不知不覺到也有了。好幾個年頭近來的逆境已經漸漸有了轉機看病的人也多了相信我的人也不少不是我吃一點兒鴉片烟光景已好了那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現在由省令知縣公署爲慎重衛生起見要將揚州現在行道的醫生嚴行考試錄取的可以照常營業如若名落孫山那就一只飯碗要打破了兄弟在醫學上全可着些閱歷若講到書本子上不但讀過的不多就是偶然讀過幾本也早已開着方子給病人吃了

病人會吃醫生讀過的書奇事奇談

我的肚裏早已空空如也如若

去一經考試。穩穩的把這撈什子飯碗打破。我今天來要想求雲先生給我走一條路。向縣裏疏通。疏通要求給一張免考證書。我當多備謝儀。重酬雲麟。想了一想。說不行。不行。我的路道你是知道的。就是我姨父他平素不大肯替人說話。而且近來更換了曹縣長和他也甚落莫。朱成謙道我也知道令親的脾氣。不過他在揚州最相信的是你。祇要是你雲先生去和他說合。當然不會推辭的。總求雲先生勉爲其難。兄弟自然是知恩的。就是雲先生現在也時常在縣裏出入。曹縣長最重文墨的人。如雲先生是揚州數一數二的文學士。進去說句話。也不至於不依這事。總要求你成全哩。其言可醜說畢就立起身來向雲麟恭恭敬敬的一揖。一面忙招呼堂倌帶菜帶點心。雲麟忙止住道。你方纔替我看過病。知道我不吃什麼。請你只須揀自己吃的帶。至於這事也須從長計議。那曹縣長的爲人。若有私事去囑託他。是很不容易的。朱成謙道。既是這樣。總求雲先生替我設法罷。我也不託別的人了。可謂敲釘轉脚雲麟是很重情面的人。經

他這樣懇求也不好。不答應了。說我總留意罷。待正要走。忽見孫淑庵和孔大鼻子兩人興沖沖手拿一捲報紙走上樓來。揀個座兒坐下。看見雲麟忙過來招呼。說趾翁久違。雲麟也忙站起來招呼。二人就坐。說詩社不作友道。頓疏我。正作落日停雲之感。不謂無意中得與二位相期。真屬幸會。孔大鼻道。我們是常來到是趾翁。難得見面。淑庵和朱成謙誼屬同道。本來認識。雲麟笑道。二位都是揚州大醫家。何清晨這樣空閑都來吃茶。孫淑庵道。我是以醫爲隱。近來已厭煩了。所有門診均囑咐敝徒診治。好在他們也不至大錯。我也落得逍遙自在。了。朱成謙聽了這話。想看方纔求雲麟的事。相形之下不免慙愧。這時孔大鼻正揀着一張揚州日報看。雲麟說。原來孔先生如此留心時事。想近來詩興之餘還可以編一部現世出版供獻社會哩。孔大鼻道。是不是趾翁不要取笑我。你纔是大著作家呢。我因爲看見今天報上我們揚州出了一件奇事。所以看見趾翁就揀出來請諸位評判。評判大可以做得小說家的資料哩。

說着。就將報紙揀出。指着一節說。諸位請看。這事奇也不奇。雲麟聽他說的。鄭重就趕忙接過看。那標題是新婚中之拐騙案。再看下文。載着一節紀事道。泰興人鮑橘人。帶同妻子。前月來揚。用美人計。騙許道權。大宗款項。不料天網恢恢。一對活鴛鴦。同葬火窟。此事已紀前報。近來又異想天開。贅入南門外。內大姑娘家。被騙去天寶樓首飾店貨洋二千餘元。內大姑娘並將田房。售去於前夜。捲逃。聞鮑橘人已經截獲。惟內大姑娘不知去向。現在正由縣飭警追緝云。

雲麟看了。不覺詫異。道。鮑橘人嗎。這人雖則不甚正當。也是我們讀書一流人物。做這種拐騙捲逃的事情。恐怕未必罷他。贅入的人家。原來就是內大姑娘。這也是有趣之極。可謂不是姻緣不聚頭了。他贅姻的前幾天。尚有一個請帖到我這裏。我因為他妻子纔遭慘劫。居然就去入贅。未免全無心肝。所以不去理他。情種那知竟鬧出這個亂子來。不知道其中有沒有消解的作用哩。孫淑慶

道。古人說得好。人不可以貌相。又道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如今人心墮落。世道衰微。那裏能必定說不是他做的事。以後我們交友。到不可不留心哩。雲麟聽了。也不覺嘆息。這時朱成謙要的點心已經來了。因為要酬應雲麟。極力邀孔孫二人同座。一面另外又添了酒菜。孔大鼻等倒也無可不可。就大家暢談起來。等到各散。已經十一時了。孔大鼻和孫淑庵二人先走。朱成謙又再三囑託了一番。始各人分別回去。如今且說鮑橘人和芮大姑娘究竟怎麼回事。芮大姑娘在本書中已久。不見面。照年紀論。也不小了。怎麼會和鮑橘人打起交道來。原來鮑橘人的為人。誠如雲麟所言。不過一個書生中的敗類。並沒有多大能為。那芮大姑娘曾經上過大戰場。一刀一槍的戰勝了月航印。靈戰勝了嚴大成。區區一個鮑橘人。如何敵得他過。所以這一次他的吃虧。竟比嚴大成厲害百倍。雖則說咎由自取。但也是遇了勁敵的緣故。真正自討苦吃鮑橘人自從紫蘿女士遭劫之後。當日遇着雲麟所說的話。原是一種客氣作用。究竟多年夫婦。

一日分離。那得不痛。但是恨得在許道權手頭。拿得錢不多。雖則第一天交付了些。終還盼望着他後來。及至出事之後。他仔細算計。連那紫蘿女士的首飾衣物。合算在內。也不過幾百元。一經替他收殮手頭。即便空空。如何能挨得飯吃。祇得忍心。看着他罷了。主意已定。就拿他的各種物件。都變了現錢。藏在身邊。想揚州也不能存身。不如到鎮江去找個朋友。還有那一天。與雲麟分手。臨了說。雖則內人已故。尙有小妾在家。燒點菜。倒也是揚州風味。頗可口的一番話。也是鬼話。他一個紫蘿女士。尙且不能自享有那裏。還有第二個下賤的女子。來作他這齊人的妾呢。是他買牛肉吃。看中了一個牛肉店姑娘。這牛肉店姑娘。怪模怪樣。着實有點風騷。曾經胡硯青楊蝶卿沈小雪周碧芙評定過。在竹西花榜上。取作特等第三名的人。這時那般輕薄少年。死的死了。走的走了。通統沒有下梢。我也不用說他們了。這牛肉店姑娘。却嫁了一個開牛肉舖子的馬回回。作了牛肉店老板娘子。但是風騷不但未改。還要加甚。一個馬回回。

那裏在他心上。凡是男子可以勾搭上的。他便收到胭脂馬下。作個小卒。鮑橘人因他風騷特等。便常到他手裏去買牛肉。牛肉店姑娘見鮑橘人常來買牛肉。是個有意的。外表是個讀書人。面貌還秀。講話作事斯斯文文的。比賣牛肉的黃泥腿子要好多了。也就放出手段來勾搭鮑橘人。每逢橘人來買牛肉。便買一塊送一塊的。暗作交情。鮑橘人如何看不出日子。一年多兩人言言語語的暗中成了一種解不開的買賣。每逢紫蘿女士出去和別人作交易的時候。牛肉店姑娘就來和鮑橘人作交易。所以鮑橘人認他作妾。對雲麟說的小妾。就是指這牛肉店姑娘而言。這姑娘名字叫做小補子。燒點牛肉倒確實有揚州風味。頗可口的。鮑橘人倒沒有說錯。閒話不提。且講鮑橘人這天就趁着小火輪渡過了江。就在萬全樓住下。茶房見他人物漂亮。舉止大方。料是一個闊客。招待得。什分周到。其時間。壁房間內又來了一位女客。從鮑橘人眼睛裏望過去。大約有三十五六歲年紀。原來是大姑娘的年紀。是從鮑橘人眼睛裏看過去的。一身雅淡裝束。最妙的裙褲。

高高吊起，露出了三寸金蓮，走起路來，咕咕略略的，非常積伶。雖屬徐娘半老，但風韻天然，自有一種動人姿態。鮑橘人本是色中餓鬼，況且方纔喪偶，見面之後，不覺心中一動，無如那位女客進房之後，就將房門緊閉，在內靜坐，聲息俱無。累得鮑橘人也在房內靜坐，耳觀鼻，鼻觀心，只聽隔房的舉動，久久毫無消息。忽然聽見砰的一聲，忙側着耳朵細聽，似乎有一種嘶嘶的聲音傳來，就想到妙處，益發弄得他神魂顛倒。形容得刻毒不得已，纔抱着一支水煙袋，踱出房來，走到門口，細看那旅客姓名表，那知都是男人，好容易尋到一行，見上面寫着芮女士從揚州來，又一數房間號子，正在他問壁，他就知道這位女客姓芮。又想爲什麼年紀輕輕的女子出來不帶一個男人，很是奇怪，又探聽茶房知道他來金山進香的鮑橘人，一想這事就容易了。我明日也去進香，看他如何就慢慢的踱進去，然心裏總覺一時放他不下，最好令他開着房門，給我細細的望他一下，不覺就在他房門口團團亂轉。那芮大姑娘本來是風月場中老

手聽見房門外像有人窺伺心裏兀是好笑說這班臭男子看見女人就如蒼蠅見血從前嚴秀才上了我的大當吃虧不小如今又有人來我也叫他嘗嘗手段就立起身來開出房門喊茶房要點開水這時鮑橘人到不好意思站在外面就立在自己房門口兩隻眼睛只釘在他身上聽到他操着揚州說話清脆流利入耳如流鶯亂啼芮大姑娘乘勢也瞞了他一眼却好四目射個正着轉把鮑橘人弄得不好意思忙走進房裏去了

此鮑橘人所以不
如芮大姑娘也他自刁了鮑橘人一眼之後心想這人不但嚴秀才和他有天淵之隔就是過去得老和尚也沒有和他一樣的漂亮正可以充我面首之一不過我現在相與的人都不是好惹的不知他能否入彀到也要躊躇一下哩這天因為孽緣相湊兩人均未出門但是各人有各人的心事不免故意都有點動作鮑橘人要想拿話來打動他故意吟着一首悼亡詩這種聲調真有涕淚交下的神氣芮大姑娘雖則不懂得什麼但是聽他淒涼感慨也知道他有爲而作了到了第二天芮大姑

娘果然備了香燭往金山寺進香。鮑橘人也跟了出去。芮大姑娘坐着轎子。鮑橘人坐着車子到了廟門口。芮大姑娘下轎進去地下。却遺下一方手帕。鮑橘人拿來一看。覺着香噴噴的。知是女客之物。就趁此機會。趕前一步笑說。奶奶遺下東西了。芮大姑娘見是他還帕子來。到不好意思不理他。待他雙手將帕子呈上時。也就拿手來接了。說謝謝先生。先生不是也住在萬全樓客棧裏嗎。就合鮑橘人道。正與奶奶比隣。我本想到此隨喜。適奶奶也來進香。豈非幸遇芮大姑娘說。先生一個人麼。鮑橘人說。我也一個人。奶奶進香之後。各處隨喜。如一人寂寞。小子可以奉陪。芮大姑娘說。好極。我們同進去罷。合二那和尚見了。誤爲二人是一起來的。拜佛之後。就接進去。待茶。鮑橘人將錯就錯。芮大姑娘也不辯一言。於是二人又接近了些。等到金山寺回來。兩人已由生客變爲熟客了。合二竭力迎看官到此。必要指摘說。鮑橘人和芮大姑娘在山門口說了幾句說話。馬上就熟識起來。連和尚在一起招待。也不避一點嫌疑。鮑橘人未

免膽子太大。芮大姑娘也不免失了女子身分。但是二人都是風月場中老手。那眉梢眼角如何看不出一點風頭。况芮大姑娘本是個撥辣婦人。靦覷二字。只有在初見和尚時有此態度。此後就沒有了。濟楚他自從大和尚死了。在印靈手裏奪了許多款子。本來已經有田有地。可以安閒過日子了。但是飽暖思淫。人生天性。也不止芮大姑娘一個人家。見他有財有色。豔羨他的著實不少。只看嚴大成尙作妄想。何況其他的人了。嚴先生聽了那芮大姑娘眼力很高。非有錢有勢的不肯交接。那知竟看中了一個仙女廟的陳監生。諸位知道。這陳監生是誰。在下還記得。在本書第五回裏出現過的。童端花的男人。陳小剝皮。原來是他。自從吃了官司之後。聽見縣大老爺答應替他捐個監生。做做屁股架。子父子心裏很是歡喜。並且知道和縣官打交道。空口說白話是不行的。老剝皮想做紳士。心熱也不可。惜銀子了。就拿出錢來。求見縣官。代捐監生。居然達到目的。於是他的米行也開大了。勢力也增加了。在仙女廟巡警署裏講講公。

事頗有點說得話響。他又和馬彪等熟悉。光復之後，交結的弟兄也不少。一天有一個弟兄常在芮大姑娘這裏走動的，帶他進去，合了芮大姑娘的心意，就和他拚識起來。這是許多年的話了。那知等到老剝皮死後，他就狂賭起來。在芮大姑娘這邊用的錢也着實不少。因此漸漸空虛，米行也停止了手頭。也不濟了。芮大姑娘良心尚好，不似妓院中妓女見錢眼紅，總想替他想法子救濟救濟。這次到鎮江，原是進香寓中看見鮑橘人，疑他是個富家的子弟，要想在他身上弄些錢貼補貼補。小剝皮所以破格垂青，原來有此作用。鮑橘人真夢夢也。等到回棧之後，大家就暢談起來。鮑橘人大吹法螺，說是曾經在湖北江甯當過差，使中年喪偶，訪友來揚，轉問芮大姑娘家世。芮大姑娘說我姓芮，住在揚州南門外。丈夫早已去世，現在也是自己支撐門戶。鮑橘人一想，原來也是個寡老，不知他家境如何。先試探試探，因問奶奶孤伶伶的一個人如何支撐門戶呢？想必有些家業可以過活，但是寂寞太甚，到也虧奶奶過得下去的。芮大姑娘

一。想。這。你。可。走。上。我。的。道。兒。了。就。假。裝。鼻。子。一。酸。悽。悽。惶。惶。的。說。道。一。個。人。那。裏。情。願。做。個。孤。單。人。兒。呢。也。是。命。裏。所。該。以。致。中。途。折。散。現。在。雖。則。略。有。家。產。足。以。度。日。終。嫌。命。薄。不。能。和。人。家。一。樣。的。鰥。鰥。蝶。蝶。所。以。祇。有。吃。吃。素。念。念。佛。各。處。進。進。香。修。修。來。世。罷。了。鮑。橘。人。道。奶。奶。可。太。慘。了。像。奶。奶。這。樣。人。物。又。當。着。這。文。明。時。代。還。說。甚。麼。守。節。不。守。節。呢。這。種。舊。道。德。如。今。已。不。講。了。何。不。擇。一。相。當。人。物。爲。偶。一。則。可。慰。岑。寂。二。則。終。身。有。靠。芮。大。姑。娘。嘆。口。氣。道。先。生。說。的。話。何。常。不。是。不。過。我。們。鄉。居。的。人。看。着。鄉。下。人。那。裏。上。得。來。眼。我。頭。一。個。丈。夫。是。父。母。做。主。自。己。常。恨。着。配。錯。了。必。定。要。揀。個。人。物。漂。亮。的。但。是。城。裏。人。又。有。那。一。個。肯。娶。我。這。個。走。過。一。家。的。人。呢。合三 竭力迎鮑。橘。人。道。我。有。句。話。不。過。我。們。是。萍。水。相。逢。交。淺。言。深。不。便。說。罷。芮。大。姑。娘。笑。道。先。生。我。們。沒。有。緣。也。不。聚。頭。了。有。話。何。嘗。不。可。說。呢。合四 竭力迎鮑。橘。人。要。開。口。時。不。覺。有。點。忸。怩。先。咳。了。一。聲。說。我。也。是。今。年。喪。偶。的。正。想。尋。一。個。人。才。好。在。我。是。並。無。子。女。只。有。一。個。人。